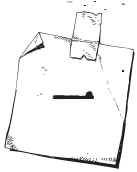
小人物大時代

活水——著

一九三九年九月，日軍爲逼降國民政府，以軍事打擊爲手段企圖，集中十萬兵力從贛北、鄂南、湘北三個方向向長沙發起了進攻。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爲保衛長沙，以湘北爲防禦重點，在「後退決戰、爭取外翼」的作戰方針下，總共調動三十多個師和三個挺進縱隊，共約二十四萬多國軍參加此次戰役。（註一）

一九四一年九月，日軍在長沙吃了敗仗之後，國軍第九戰區司令薛岳認爲日軍會再次進攻長沙，積極佈署長沙作戰計畫。經過兩次會戰之後，薛岳依照以往作戰經驗實施「天爐戰法」，蔣委員長提醒薛岳在長沙雖然二次獲得勝利，依舊不可輕敵。（註二）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日軍開始發起攻擊，日軍各部依照計畫自外圍推進，一步步進犯長沙，長沙那一年的冬天意外的寒冷，低溫來到了零度以下，長沙甚至開始下起大雪了……



一

我叫王小二，大概是一九二四年端午節出生，家中排行老二，上面有一位姐姐，下面有三個弟弟，家住江西省南昌市溪洪村，在我十七歲除夕那一天，一大清早父親吩咐我跟姐姐去大街上看看，順便買一些過年的東西回來，弟弟他們也吵著要去，被父親擋了下來，原本今天除夕是家人團聚的日子，但是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，卻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，甚至改變了我的這一生。

那時清早跟著姐姐在熱鬧的街上逛著，就在不遠之處一群背著長槍的國軍，正從對街大搖大擺走了過來，他們的衣服看起來破爛不堪，其中有一個身材微胖的軍人，身上除了背著槍還有一個大鍋，他看見我手上提著剛買的臘肉，於是在我的耳邊說：「小兄弟！哥這裡有幾條剛才抓的魚，要不要？要的話隨哥來！」結果不顧姐姐正忙著採購年貨，我認真的跟了過去，走了沒多久過了兩個彎之後，這位胖哥哥突然回頭，左手抓住我的背後衣領，用那粗暴的蠻力提起我的身體，跑了幾步氣喘吁吁的到他的排長前面說：「劉排！劉排！你看我帶誰回來了？有一個要打日本鬼子的年輕人，在後面跟我嚷嚷要吃飯打日本鬼子，我把他帶過來了，你看看。」他的左手一下子把我提起來，我的兩腳還踩不到地面，正當我要開口時一巴掌呼了過來，接下來又是一巴掌，臉上痛得我說不出話來，眼淚一直不斷地流下來，這位胖哥哥大聲怒斥我：「剛剛不是說要飯吃，要殺日本人，現在又想怎麼了？第十軍是你說來想走的地方啊！你知道我們的軍長李玉堂是什麼人嗎？」這時劉排看著不耐煩地說：「好了！帶走換衣服。」順手拿了我身上的臘肉掉頭走了。

就這樣我被帶到一間破房子，裡面擺滿了骯髒破損的軍服，裡面有個專門管軍服的人，那位胖哥哥對著管軍服的小兵說：「小子，從現在起他頂替王磊班頭。」就這樣我被穿上那又臭又破的軍服，衣服靠近左腹的地方有一些血漬，還破了一個小洞，就這樣我被折騰了一段時間，剛才拿走我臘肉的劉排回來了，看起來劉排好像享用過佳餚得意地跟我說：「小子，哪裡人？名字？識字嗎？」

我滿臉驚恐帶著一些憤怒的說：「我，我叫王小二，南昌溪洪村人，讀了六年書，識字不少，不識字更多，還我買的肉來！我要離開這裡！」說罷便往排長方向衝了過去，這時劉排掏出腰間的手槍，槍口抵住了我的額頭：「格老子的！你找死嗎？」

這時，空氣彷彿爲之凍結。

「從現在起你代替王磊，你是班長，你的薪餉有一半每個月要交給我！」頓時我癱坐在地上動也不動，腦中空白得不能再空白，心一下全冷了！當午夜十二點一過，鞭炮聲此起彼落，等到鞭炮聲逐漸停止時，我想起爸爸跟姐姐了，不知他們是否正在擔心我？而我現在在哪裡呢？

……

部隊正準備前往長沙，我站在月台等待火車的時候，四、五個班長走了過來問我：「剛來的班長喔！叫什麼名？」

我低聲的說：「我叫王小二！」

幾個班長聽到我的名字大笑起來，有班長拿著槍托碰我的肚子，甚至有班長拍了幾下我的

後腦勺：「小二！去車站外搞些東西來吃吃吧！我們幾個餓死了，動作快一點。」

就這樣我低著頭跑到外面找些吃的東西，心裡想著這些人是誰啊？怎麼如此囂張，沒有軍紀了嗎？在大廳東跑西跑的我，一不小心撞到了幾位乘客，害得其中兩、三位乘客摔個四腳朝天，這時我也顧不了那麼多趕快離開，出了車站右手邊看見了一位老人正在努力賣著熱騰騰的大餅，老人的四周全是部隊的人，我好不容易擠了進去跟老人說：「大叔我要五張大餅！快點，我趕著上火車。」

老人忍住不滿的說：「只有你要上火車啊？錢呢？五個銅板。」

我摸摸口袋根本一個銅板都沒有，「這就是我的銅板！」我拿起身上的步槍放在老人的桌上，原本吵雜的聲音頓時安靜了下來。

老人面不改色地慢慢說道：「五個大餅拿走，滾——」

於是我動作迅速拿走大餅，趕快奔回月台，還沒到月台那幾個班長大聲說道：「小二回來了，動作怎麼這麼慢！」其中一個班長還拍打我的肚子，「對不起，小二錯了，小二下次改進。」

我驚慌連聲跟班長道歉，這些班長一邊吃著大餅一邊大笑離開了。沒有多久火車的汽笛聲響起，我趕緊上了火車，在火車上找到門邊一個角落，我蹲坐了下來全身發抖回想剛才發生的事，我討厭我的名字，我更討厭這樣被人玩弄，事後探聽才知道那幾個班長都是隔壁連的。

在臭氣熏天的火車上，不知待了多久，現在終於可以下車了，部隊依照計畫進駐長沙城，聽說日軍要再次進攻長沙，第十軍正好是戍衛長沙右側的部隊之一。

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，日軍阿南惟幾依照計畫，以摧毀第九戰區薛岳主力部隊爲目的，派兵直取長沙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，第三、第五、第六戰區對當面日軍發起攻擊，以牽制日軍集中，第九戰區由薛岳指揮抵抗日軍，九月二十一日，日軍渡過汨羅江，向長沙前進，（註三）我們連隊在長沙右側屬於第二防線準備迎擊日軍，這是我第一次上戰場殺日本鬼子，我蹲在壕溝裡想著，無故被抓來當兵殺日本人，會是我被殺？還是該死的日本人被殺呢？我想了一會兒我不能死在這裡，因爲父親一家人還在等我啊！這時候眼角流出了淚水，因爲我想回家，心裡想著我是王小二，我不能在此丟人現眼，「我！要活下來。」這是我心中唯一的信念。

劉排低著身子快速的到我面前來，打量了我：「怕嗎？王小二。」

我打起精神大聲回話：「怕死的就不要來！」

劉排看了很滿意說道：「不要到時候看見了滿堆的屍體，就嚇得尿褲子了，哈！哈！哈！」

我心裡想著：「劉排那一掛臘肉我遲早會討回來的。」劉排眞正的名字當時我還眞的不知道，只聽到別人對他的稱呼都是劉排，等到知道的時候那是後來的事了。劉排離開沒有多久砲彈聲、機槍聲此起彼落，這時候砲彈聲已經在旁邊震耳欲聾了，刺刀早已經掛在槍口上，我的心臟快速的跳動、呼吸越來越急促、手心開始冒出許多汗，要殺了嗎？怎麼開槍？什麼是保險？瞄哪裡呢？距離多遠就要開槍呢？等不及我再回想的時候，殺——殺聲此起彼落，我也被逼著一起向前衝，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向前衝，看著旁邊的人倒下哀號，我也只能裝作沒看見。

白刃戰在戰場上露出最殘忍無情的一幕，有人用槍托打爛敵人的臉孔。有人用刺刀刺進敵人的身體，爲了使刺刀順利拔出，刺刀再往上一提，腳用力一踹。有人則是刺刀旋轉一圈再抽出，使敵人沒有生存機會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日軍第一波攻擊被我們奮力擊退了，我們歡呼了一會兒，我隨即癱坐在壕溝中，想爬也爬不起來，原來白刃戰會讓人體力耗盡，我要回報人數，八員全員到齊。

過了沒有多久日軍的第二波攻擊馬上到來，這次日軍的氣焰更甚，還好我們撐了下來，從壕溝向外看陣地中遍地屍塊與屍體，有的雙眼睜的大大的，地上還遺留有眼珠子，有的腹部被刺中腸子流了出來，有的臉部五官已經分不清，還有缺手斷腳沒死的在那哀號著。這時候靜下來看見的是像拳頭般的老鼠啃食屍體的畫面，而我看的是膽顫心驚，噁心反胃持續不斷，槍差一點就拿不住了，天啊！這就是地獄嗎？還來不及回想，一顆砲彈就落在我的前方不遠處，我被這顆砲彈震的身體快要炸裂開來。殺聲響起日軍第三波攻擊來了，我提著槍邊流著眼淚向前衝，腳底踩的是已經被踏爛的屍體或是幾灘血水，只爲了那一口氣，我要活下來！整個晚上就在陣地攻防戰中一夜未眠。

隔日清晨空氣中除了瀰漫著屍臭跟血腥味，嗅不到一點戰爭的煙硝，是我出現幻覺嗎？我的這班原來有七名班兵，這時候只剩下三名班兵了，有一位老兵拿著香菸遞給我，他說：「班長我看你挺年輕的，這應該是你第一次上戰場對吧！我看你看了很久，抽根菸壓壓驚吧！現在能休息就休息，過了不久就知道了，更慘的可能全連都會賠進去。」

我從老兵的手中拿出一根菸來抽，抽了幾口狂咳嗽，再抽幾口居然會抽了。「哇！這是什麼玩意兒？眞提神啊！」我驚訝的看著手上的這根香菸，老兵看我跟香菸有緣，就把剩下三根香

菸全給了我，還叫我不要太早死掉，以免感受不到香菸的滋味。

中午吃飯休息的時候，劉排跟我說步二連已經撐不住了，上面說等下你們這班過去支援，心想：「我這班已剩下四人了還支援什麼？」劉排見我面有難色就說：「這就是命令，當命令要你去送死的時候你就要去。」我只好點點頭答應了，回頭跟剩下的人說明情況，大家也只能面面相覷了。

我帶著班兵來到步二連報到，這個連幾乎全員陣亡了，只剩下排長二名、班長五名、還有十幾個兵而已，劉排告訴我上面交代能守住的話我們也能守住，假如這個連也守不住的話大家就沒了，因此要我奮力守住這個陣地。步二連的謝排與黃排一起出來歡迎我，這時候我突然看見那日在火車站月台上，遇到的那五名班長的其中兩位，在言談中得知其他班長已經陣亡，看來他們二位沒有認出我來。分派任務之後，我們跟隨這兩位班長的後面，大家寒暄幾句之後，其中一位帶有四川口音的班長目光似乎對準了我，我趕緊假裝構築工事，幸好他沒有追上來。

異常寧靜的下午三時突然發出空襲警報，還來不及反應，日軍的戰鬥機已飛臨上空，炸彈已經落下，機槍向我們瘋狂的掃射，一時之間哀鴻遍野，趁亂之間日軍發起攻擊，兩軍在混亂中相互交戰，白刃進紅刃出的畫面從不間斷，不論是日軍還是我們，大家只爲爭那一口氣而已。這時候其中一名班長被刺中腿部倒地不起，我趕緊上前解圍奮力殺死了那名日軍，這時我蹲了下來檢視這名欺負我的班長，他表情痛苦地說：「謝謝你救了我！」話還沒說完刺刀已經從胸口拔出，我感覺到胸口有暖液噴出，我趕緊壓住傷口，在臉頰旁一個低沉聲音：「你去死吧！」漸漸的呼吸聲停止了，我趕緊起來繼續戰鬥，這場戰鬥持續到傍晚約六點，陣地目前是暫時守住了，如果還有下一次我就眞不敢說了。

在空檔休息吃飯時，有人發現我的兵籍名牌單位步一連跟名字連同衣服沾滿了血跡，大家都稱讚我很厲害很能打，我也點點頭表示認同。這時那位有著四川口音的班長，步伐蹣跚的走到我面前，低頭看了被鮮血染紅的兵籍名牌，不發一語的走了回去，這時我的心中異常平靜，我的目光一直注視著他的背影直到走遠。

晚上十一時原本是熟睡之刻，但今日氣氛不同，此時北風大作烏雲疾行，有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，無人無不做好準備，大家也察覺到這決戰時刻即將來到。

「上刺刀，裝滿子彈！」謝排下了這可能是人生的最後一道命令。

一道閃電從天落下，一枚迫擊炮從天落下，不知道是閃電還是迫擊砲擊中了步二連連部，連部頓時火光四射，連旗也被雷火焚燒殆盡，此時不應該下的雨，大雨卻如狂瀑傾洩。殺——殺聲震天，所有人衝出掩體與日軍進行一場生死戰，正當我專心與日軍抗衡時，冷不防背後一個槍托重擊，痛得我趕緊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那帶有四川口音的班長：「王小二，去死！」又是連續砍劈，我本能的拿起步槍抵抗了好幾下，這時候老兵看見我一直抵擋，連忙跑過來大喊：「別打了，自己人啊！」老兵拿起步槍壓制住班長，老兵急著說：「別打了，自己人啊！」

這時心中早已充滿憤怒的我，用槍挑開了老兵的槍，老兵順勢退後了幾步，我開了一槍擊中班長的胸口，班長隨即倒地。一道閃光由下而上弧形劃出，老兵冷不防被日軍一刀從左腹劃中，刀鋒經過了脖子的動脈，頓時鮮血如噴泉四射，老兵的手作勢壓住脖子，還未壓住脖子就重重的摔倒在地上，我見到了這不可置信的一幕，「重擊再重擊」連續不知道多少次，槍托打爛了日軍的臉孔，最後刺刀刺進日軍身體腹部之處，旋轉半圈向右劃出，內臟伴隨著刺刀挑起。回頭我趕緊查看老兵的傷勢，老兵早已一動也不動，這時無情的雨水狠狠打在我的臉上，除了臉痛心

更痛，忽有一隻手抓起我的衣領，「快走！這裡守不住了，上面叫我們快走。」只見劉排帶著我離開了步二連陣地，一路狂奔不知道跑了多久才追上連部。由於此役第十軍保衛長沙作戰失利，導致接連行動受到影響，軍事委員會非常憤怒，認爲軍長李玉堂指揮不當，當下即被撤職。

……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長沙大雪覆蓋著整個司令部，軍長李玉堂因爲上次長沙作戰失利被撤職，由於當下無適當接替人選，軍長李玉堂願意戴罪立功，職位暫時保住，第九戰區司令薛岳要求第十軍死守長沙。前一日軍長李玉堂與我們全軍精神喊話：「一次的失敗不代表什麼，重要是有沒有在失敗後還能爬起來，我相信，第十軍就是那個在失敗後依然能夠站起來，腰桿還能挺的直，依然能夠屹立不搖的第十軍。這一次長沙無論如何都要守住，我們也是長沙的最後希望，長沙在，第十軍在、長沙亡，第十軍不存。」爲了雪恥「守住長沙，要回軍長」成了我們的口號，我們齊聲高喊：「守住長沙，要回軍長……」（註四）

當下大伙正忙著戰前準備，有一個新來的班兵端看我許久，我拿出三根香菸並點燃插在地上，雙手合十自言自語，新兵笑著說：「班長你搞啥子？」我對著班兵笑著搖頭，心裡在想：「那一晚沒有老兵的話，現在會是什麼情形呢？我死？老兵沒死？陣地守的住嗎？」一大堆問號圍繞著我。不想了，這一仗打給老兵看，讓老兵明白三支菸不是白白請的。

二十四日的夜晚長沙大雪紛飛，氣溫降至零度以下，厚重的棉衣依舊抵擋不住酷寒，入夜之後溫度更降得令人不敢呼吸。從連部傳來的訊息得知，日軍第六師團、第四十師團已經渡過新

牆河與國軍第二十軍與第五十八軍交戰中。我的這一班在上次戰鬥中全數陣亡，這次一口氣補充了六個新兵，雖然沒有補齊，至少還算不錯了。

被騙當兵，離開家鄉已經有將近一年的光陰，之前還有寫封信回家，雖然識字不多，至少我認爲應該夠用，所以我寫了信回家，一提筆發現自己不識的字還眞不少，信中寫道，父親大人，王小二然後用紅筆畫一個圈圈在姓名上面。就這樣把信託人送出去了。家裡的情況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，母親在生小弟時不幸難產，父親非常難過，父親又是大老粗只會幹粗活，家裡的事通通都不會。姐姐叫王美美，年齡大我一歲，只好擔起母親一職，家裡的事情都由姐姐包辦。二弟叫王小三有點叛逆，小我二歲去外頭做挑貨工作。三弟叫王小四，小我四歲，在家幫忙照顧跟他差二歲的小弟。小弟名叫王小五，而父親最寵小弟了，好吃的、好玩的還有最好的東西都先給小弟，有時候眞是忌妒小弟。

戰鬥持續到三十一日，日軍的第三師團、第六師團和第四十師團進攻至長沙城外，分別從北、東、南三個方向向長沙發起進攻。隔日日軍攻勢更加凌厲猛烈，日軍甚至喊出「到長沙城過元旦」的口號，而第六師團正是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之一。（註五）

國軍一邊引誘日軍一邊退守第二線陣地，劉排急電連部表示修械所這裡快要守不住了，連長在電話裡大喊：「沒有守不住，只有守得住！劉排，只要你們有一個人逃回來我就槍斃誰。」劉排只好帶著我們殺出碉堡，再度與日軍進行一場廝殺，只爲了堅守陣地。日軍憑藉強大的火力優勢繼續向市區發動攻擊，日軍第三師團攻進市區與我們發生激烈戰鬥，第三十團見我們戰況不利，主動出擊協助抵抗日軍，一陣混亂廝殺之後，只見到劉排左手流著血，右手持手槍擊斃了一位日軍軍官，經過搜身之後，發現他是第三師團加藤素一大隊長，劉排在身上搜出機密文件，文

件內容大意：「……本部彈藥匱乏，補給告急……」劉排見此文件可能非常重要，馬上通知連部。（註六）

……

一月三日由於日軍攻進市區，而師長方先覺認爲二線陣地不能被突破，不能被日軍佔領，於是將妙高峰下的長街全部焚毀，以確保射界良好，而嶽麓山上的砲兵也同時向長沙的日軍展開攻擊，我們與日軍在湘雅醫院發生一遭又一遭白刃戰，雙方在攻防戰中互有傷亡，正當我們即將失守之時，自日軍後面傳來混亂吵雜聲，竟是友軍的反攻信號！原來是劉排自日軍搜到機密文件上呈之後，第九戰區司令薛岳看了高興的說：「有此情報，勝過千軍萬馬。」於是根據資料擬定作戰計畫，欲將日軍一網打盡。（註七）

長沙外包括先前調離的第四軍、第七十四軍加上第七十三軍及第九十九軍，第九戰區九個軍的兵力從東南、東北、西面和北面四個方向對長沙的日軍進行圍攻，（註八）打的日軍氣勢頓挫，不得已退回戰前之態，這次第十軍奮勇殺敵，總算完成上級交付的重要任務，洗刷上次在長沙的恥辱。

此次長沙大勝軍事委員會非常滿意，而第九戰區司令薛岳更是讚揚第十軍，而我們的連長及劉排也被上級長官公開表揚，連長升上營長，而劉排不幸的還是排長而已。劉排對此安排頗有微詞，認爲自己在戰場出生入死，可是上級認爲是連長指揮有功，所以連長的功勞比較重要，劉排找了幾位排長喝了幾口的悶酒，一吐心中不滿。